

寄自赴法旅途中



我没有想你却又刻刻想到你

(1923.10.14夜，香港寄)

真卿吾爱：^①

十二晨五时起身，七时即偕李乃尧先生自何师家起身赴法邮船码头，九时坐驳轮船至高尔第埃船。李先生周到检，遍示船中诸所并致托船上诸员役，且以彼故得悉一法妇。妇善操英语，坐头等，告我房号姓名，谓有事尽可往告彼也。吾与李先生相识日浅乃至相别已不觉依依。铭弟送我至法邮船码头，我促其归，送行时最好看最难过，幸得卿不在沪上也。我昨天已认得胡文稷君，今天又认得吴孺谏君。吴君亦四川人，曾在震旦肄业两年。吾辈三人在邮船码头就会到他们，亦很得李先生的帮忙。吾们住室都是隔壁，他们两人法文比我好，但不能完全听讲，有时还要靠我的英文，因为我的同房是三个日本学生，有一个能讲英文的，在法船码头遇见一个中国学生，他坐二等舱，船行后他来寻我们。他是浙江桐乡人，曾在法国三年，四月间回国。现再往法继续读书，姓周名昌炽，我说南京东大毕学，他就问我何鲁先生，我就把我的情形答应他，他很看重我。他亦曾预备过算学、物理，他明白我的情形，因此，那胡吴二君亦极称重我了。这

真卿：系严济慈夫人张宗英，字为真卿。此时俩人已订婚。

三日本人极和蔼，且称我英文说的好，不过比他们好点罢了。他们法语确极好，我就向他们慢慢学习，想到巴黎的时候定能说几句。船上只有我们四华人到法，尚有一二是到香港或新加坡，我们就没有通问了。船上有一英人同其夫人及子女，我且同他的儿子玩笑。还有一位法国教士在奉天传教，他能讲上海话，极和善，喜帮忙，他亦是到巴黎的。一日三餐早餐为牛乳咖啡及面包，在六时至七时。午餐在十时，晚餐在六时。每两人面上一大瓶酒，一大瓶水，极纯洁。何李两师曾告诉我说吃西餐饮水不妨，不过必要多少加点酒，因为李先生回来的时候有一华人不饮酒专饮水，过了几日觉得腹病，吃点酒就好了。所以我每餐吃杯水 大约五份水一份酒 酒极淡 非吾国比)我只要大便能如从前的有定时，那饮食就合法了。所以我正在试验着，我对于各种事体都抱着试验态度，最有趣味亦最合法。船在黄浦江走不走都不觉得，到了洋里乃有沉浮的上下动，没有左右的荡动，所以我毫不要紧，不过像坐在升降机罢了。今天六时才不见岸，夜中无星月，当然看不到什么，我十时就睡去了。

睡中时常要醒来，六时半起身，我就上去看看海洋，走走。在上边如在地上一样，洋中平静一如小池，不过那茫无天际是不必说的。有二个茶房是广东人，我用口笔可以同他说话，他说自九月至二月洋中是极平静的，我一点都不怕。我遇到人就讲几句法文、几句英文。因为他们都是很活泼的，我现在亦实在是一个小孩，一切都是新鲜的东西。周先生又来看我，很感激的。今日正午行到北纬 $28^{\circ}14'$ 东经 $121^{\circ}52'4$ 的地方，我买了十张明信片，Cordillere 就是我坐的船。现在 海洋很好的时候决不至有那样的可怕。我没有想你，却亦可说刻刻想到你。宗英，我要不想你！我要不想你！这中间很 delicate 极难得其平 我想你

亦有这样的苦恼。我今午接得你的第一号信，我极快活，这恐还是你自己设法洗去的么。你寄沪诸函及书一一收到，勿念。

刚复师于十一夜八时尚未返沪，不及面辞，颇恨。明复先生出来相见，即问及卿返宁时日，等有暇，可函候刚复师母并附及敦、明复先生何如。宗英！你十二那天怎么样？恐怕身在南京，魂在上海，现在还随着我呢！请设法不要这样，你不要整日想到我，亦不要整日不想到我，途上定是十分平安，请你放心。我至船晕亦不呕吐，且将渐渐成习惯，到了现在，午后七时，船动已不甚觉得，且有人要晕的亦已晕了。若说将来很热，我倒素不十分怕的，请你放心，放心，八时就睡。

十四正午行到北纬 $24^{\circ}1'$ 东经 $118^{\circ}22'$ 。

昨夜睡得极好，今天更加惯了，居然能读书，且写法文信给何师呐。交谈的人更多了，周先生亦来看我，吴胡是不离左右的。船上椅子已定好，明天晨六时到香港（停六时），可买些新鲜水果。我带有朋友们送我的罐头水果，却尚未动口，因为天气尚未见大热，且每餐都有水果、牛乳。我每晨吃一大杯，大约同农场里的水杯一样大当早餐，这是由船供给的，不吃他的咖啡（听说喝咖啡易船晕呕吐）。这亦或是广东茶房照顾我的，经济情形请你放心，下次详细告诉你。信怕太重了，不能另禀令双亲，乞你转禀。此信杂拉无章，可笑，可笑。祝你 *This time is still better than the last*。十八可以到西贡再寄信再读。

慕光^①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夜

慕光，系严济慈的字。

人出生须先能唱国歌

(1923.10.19晨西贡寄)

真卿吾爱：

十五晨抵香港寄上一函想已收到。香港背山面水那种夜里灯光灿烂的情形你可曾听说过？我不必说，实亦说不出什么来。我同吴、林（前误为胡君）二君同乘本公司驳船到岸，本拟上山一览，奈天微雨，只得到邮政局寄了信，到先施永安等处走一走，买点水果杂物就于下午三时乘原船回轮了。那夜里四周全是灯火，确是好看。十六午后一时船再起行，更有一番送客情形，在我旁观的人看看真有趣真可怜。该日颇有风波，船左右动倾斜约至卅度，其周期吾测得为 35 秒，至夜不稍衰。初来时吾不能受，即自甲板下卧床，过一时始起勉强散步，尚能支，在该下午走卧均可，惟不能立与坐，立则有欲昏意，达晚复上甲板学步，觉舒，夜睡颇好。次晨起即上甲板步行至午始觉惯了，可立可坐毫不为苦。该晚饭如恒，先是则每餐临桌不能终食，以我极不愿其作吐也，一吐则将百吐，故吾必设法阻止其第一吐。夜坐甲板上，三人谈笑，眉月当头，动人遐思，此吾在船上第一次赏月也。日来天气渐热，已微汗，吾辈日吃水果两次且带有果子露及罐头水果等以补新鲜水果之不继。十八天气极好，整日在甲板上坐谈，清风徐来，颇觉快也，恨不能唱歌背诗，故吾颇为

人出生须先能唱国歌及他歌十首，背诗五十首，以在船上不十分喜欢看书，确是帆布椅仰卧最好默诵也。每日已要吃水，水极纯洁可口。一如农场之冰水，且晨昏间隔日一洗浴，脉搏自上船来均七十左右，无甚变更，总之吾居船程度又进一步矣。船初动时 Madame Lidriche 亲来慰问殊可感也。若周君则几无日不来谈坐一时而去，彼喜棋，恨吾三人无一能者，此种消遣事在船上最有用，昔之视为废时者在今视之颇觉可贵，怪怪。吾与三等同船几已无人不谈。吾英文且觉有进步，在香港则完全用吾口。船上有一候补官员与吾尤相合，年仅十八岁，能英语，彼且每日教我法文，彼水手兵士俱下等人，亦常卧甲板上，与吾等谈话，颇无聊时作跳舞等丑态。吾与外人谈话最怕的就是他们问我国事，总统事在香港见有报载张卢均已下讨伐，想非实事。果尔，民生涂炭，言之痛心，惟国格破产殊令人无颜致答外人问也。午后启惠我第二函，深感钱君，为我致谢。段调元师已来校否？积分补考事如何？此次身体觉较上次更好否？南京诸师友前均未作函，有便恳告知一二为幸。今晨已入河港，不一时可抵西贡，两岸绿色最是悦目，离岸不及一丈，见之知为灌木，高可丈余也，当上岸游，余再陈。敬请

学安

慕光写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九晨

十一日何师招我到客室，告诉我的账：

制装衣服	220.00
靴	16.00
护照费	9.60

箱	30.00
杂物	20.00
身边带着作船上零用	15.00
船费	258.00
佛郎	122.00
合计	<u>690.60</u>
进项 何师	400.00
胡师（作常年费之一）	150.00
严	<u>450.00</u>
	1000.00
	- 690.60
余存	<u>309.40</u>
何师常年费	<u>500.00</u>
	<u>809.40</u>

何师云每月寄汇百元我本想把你给我的尽买作现佛郎带来 无如银行里买不出 只买了 65 元。余存铭弟处嘱其数月后托胡师汇来，谢谢。现身边带有 1600 佛郎当可支二月半用。

吾对卿欲说之言见《西厢》

(1923.10.23新加坡寄)

真卿吾爱：

香港西贡各寄一书想可先后收到，慈身体极好，精神较在沪宁活泼，余希勿念。早晨起后即与人道安握手，慈固非善于交际者，惟在无聊中此等处倒有无限生机，切不可忽过。况国体攸关，此次三等舱上仅吾三懦弱学生撑持面子，不识辱吾国人几许，罪甚罪甚。西贡为法埠，法船抵此停泊较他英埠为久，乘客上下亦甚多，因此在沪法轮启行当无人满之患，与赴美不同也。装煤贮货颇觉杂乱，热以加甚，而天雨又日必数起，故吾三人乃往公园坐玩、买水果。不能通言语，车亦不能坐，以安南人概不谙华英法语也。夜间岸上散步尤觉清快可爱，廿一启行，购有香蕉、柑、甘蔗、椰子大宗，旅行热带地水果固宜多吃。舟行湄公河以至于海，极平稳。至廿二午后海平如镜，时见飞鱼出入水面，此种平静光景殊梦想不到，仰卧看云乃不能不思家矣。忽接卿第三书，清风徐来，其快或不在三潭下卿一人坐吾一人卧，恨无能为我摄影寄卿。他年同行是间，当另有一般风味也。入晚风凉尤甚，整日在甲板上，上盖布篷殊觉爽耳。同行林吴二君俱俊秀青年，惜未能遵章卒中等业。林君在此高附中三年，来通惠一年。吴君在法文专修馆一年，震旦一年。林君小余二年，极聪明，

曾在北京大学活动 办有《浅草》文艺旬刊 其文章事业或将有可观者要视其努力之如何耳。临行时铭弟掷我《西厢》此次重读最觉有味，盖年长数岁矣。在沪蒙唱 Long, Long Ago 深感在船偶见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举而读之即见是首 细诵久之为之神往 惟此为久别重逢者 他年归来当再能为我唱之也。同书 page 23 有 Believe me, if all the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 一句把吾对卿欲说之言概行说出，恨未前见得以面告 还愿翻读一过为幸。是篇是否对人而言未敢确 必要皆吾心中语也。二十二夜月明如画 海平如镜 不啻置身天上 盖在吾下之海一如在吾上之天，其衔接处不可辨。上有星月下有星月大可下海捕月之想，此等情景陆上何有？雪夜不足以比之也。今午后可抵新加坡，行程已去三分之一，计自西贡至此为最佳。后日可抵槟榔屿，三十日抵哥仑布，当再致书，刻已极近赤道矣。晨间快风未觉其热也 校中有何事足述否 近状如何 家中亦曾两往书 诸友处殊少 余再叙。敬请

文安

慕光十月二十三日写于新加坡

我心似水志如舟

(1923.10.22夜，轮次)

月儿！你若有意，
 为我传语；
那鸡鸣山下，
 伊人怎样？

把我看顾他，
 曾否酣卧入梦；
告诉他，
 我心似水志如舟。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二夜轮次

月儿 请替我传话

(1923.10.25 夜，槟榔屿寄)

月儿！你明明看见我，
看见他，
为何瞒着我，
哄了他？
请你告诉他我的今夜，
告诉我今夜的他。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夜，槟榔屿

自槟榔屿至哥仑布散记

(1923.10.31 哥仑布寄)

真卿吾爱：

船自槟榔屿至哥仑布作首尾起伏动，其最厉者船役亦将呕吐。慈初次登轮而三等轮又居船首，适当浪冲竟未呕吐，幸矣。船上邮政局于每到埠前一时关门，在哥埠又不知有几时可停，此第五号书所以匆匆卧写，恐劳深念，罪甚。惟卿于慈书均当作历史看，凡所言者皆系过去事，可毫无用，其忧患与喜欣也自哥埠至直布的红海口岸，在非洲须七日，为全路中之最长一段，惟海阔尚平也。此等处天气尚不甚热，但日光太强，自觉不舒，若带颜色眼镜当较好，船上有汽水冰淇淋可买。

昨晨船抵哥埠，在此检查护照甚严，惟一路来未闻有检疫事。与周林吴三君同登岸，即乘汽车游公园、博物馆并拜见如来佛。佛自是佛，佛地自是佛地，菩提树随处皆是，至此已无华人踪迹，盖吾势力至槟榔屿而尽矣。街上多珍宝肆，冀归来时得一选购，以为卿赠，此次未能一表微忱，惟卿恕我也。

第五号惠书拆阅，深感卿尚记得内中所讲是什么，恳便再告我。

补考结果如何？在沪寄段师函所言多堂皇，未及卿暑中忙碌情形，颇以为歉，惟无论如何想于本学期选读功课不生影响，

而卿之聪明过人则固尽人皆知也。近来读书情形如何？暇望告我一二。自治会事如何解决？六叔父母处刻未函往，路上恐不及作，还恳便时附禀一二为幸。

校中近有何事足述否？数理化研究会职员为某某诸君。第二期杂志恐非年底不能出版，出版时寄我一本。

近来玉体如何？玉体如何颇以为念不尽祝你进步。

慕光书于哥仑布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惟其难也才能使人努力

(1923.11.7 直布的)

真卿吾爱：

风平浪静出印度洋矣 何幸如之 此数日间精神最好 作事最多 今晚可抵直布的 想有一二日停 十二可达苏彝士。近来天气极凉快 恐在红海地窄不能有此消受也。吾心已入地中海而达巴黎矣。

第六号信拆阅，深快。想当年谁知有今日耶，尔我相遇全属偶然天乎？！第七号系桐君女士寄卿者，蒙及爱下问所在，甚感。“继慈先生”定必指慈，忆临行时曾一名片告别，想可知吾名矣。

Mathématiques Spécials 为投考国立专门之预备学校，恐为法国教育之极重要部分。何师曾在此预备三年后入大学一年即得 Licence。何师极端重视之，故劝慈亦进一年以其所有训练最能引人长进。慈对此颇觉踌躇，以在法惟此一年或可省去，又恐省去此年致后来深造为难，此等问题只得待到法后熟悉各方情形再行解决，好在明年秋间事也。博士预备 Licence 后最快两年，此在沪时宋梧生博士语，船上那位候补官则极称巴黎学校较他城为难，周君亦深以为言。惟其难也才能使人努力，吾想有心人读几句书那算得一件事。

慕光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许身学术界

你该当留意些！
你所有行为，
莫忘了你欲达到的目的，
一个人，
既然学术界许身，
便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法。
父母老，弟妹小，
他们总当好！
莫他管，只向前途跑。

癸亥秋赴法舟中

人一离国门种族思想油然填胸

(1923.11.11, 波塞衣, 埃及)

真卿吾爱：

本月七日午后三时，抵直布的，一时黑人蜂拥泳水到舟旁乞钱，在甲板上掷下，彼即争下海底觅之不一失，裸体居海，一如蛤蟆。能作法英语一二，盖系黑人中之开化者，面黑如炭，卿见之将以为鬼，远非马来人所及也。土人有来甲板上卖驼羽、贝壳、橙子、雪笳等，雪茄价廉物美，余未能尝试，可谓辜负不少。次晨八时当即启行，黄土黑人心且惶惧，故未上岸，夜间但见一堤灯火，耳闻之上岸者谓未见街市，店且闭门，不知何故，想沙漠地虽经法人极力经营，必尚无足观者。法人在此重兵镇守，沿红海一带英人亦如此，其口之流泪门极险要，两面耸山若隐若现，恐红海中之最狭处。远眺神往，为谁流泪？行且与吾亚洲握别矣。波塞衣后即入地中海，且将直往马赛。忆离上海后所遇诸港无一独立土，西贡直布的为法领，余均英属，言之可叹。人一离国门种族思想油然填胸，吾深愿被闯墙者一作同舟客也。

自入红海口岸天气顿热，想系两岸沙漠返射所致，太阳之猛不可向视，惟舟由南而北日以渐凉刻，且作初冬天气矣。过此尚无所苦，希勿为念。在印度洋近阿刺伯处，曾见鲸鱼喷水高至四五丈。在红海常有一种鱼跃出水面，长可七八尺。他若墨鱼海